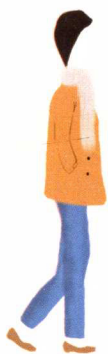


山野城池，江河湖海，都不及一个有你的未来。



风为裳

著

AISHANG
XIAOQIXIANSHENG

爱上， 小气先生



犀利情感作家 风为裳
全新力作

* 随书赠送“随心百变卡” *

岁月换了谜题，
但你始终最深得我意。
我深知我爱你，
这是世界的全部真理。



四川文艺出版社

爱上小气先生

风为裳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上小气先生 / 风为裳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411-5134-7

I. ①爱…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1024 号

AISHANG XIAOQI XIANSHENG

爱上小气先生

风为裳 著

出品人 刘运东
特约监制 王兰颖
责任编辑 邓敏
特约策划 杨洁
责任校对 汪平
特约编辑 四朵 苗玉佳
封面设计

A BOOK STUDIO
Design 1092801781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 × 235mm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8年10月第一版
书 号 ISBN 978-7-5411-5134-7
定 价 39.80元

字 数 330千字
印 次 201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更换。010-85526620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第一章 伊人归来，兵荒马乱 /001
- 第二章 心里有座坟，住着未亡人 /045
- 第三章 住在我心里，你交房租了吗 /075
- 第四章 在你的心里放一把火，燃灭随意 /101
- 第五章 水仙不开花，我们一起装蒜吧 /127
- 第六章 来不及，从头喜欢你 /151



-
- 第七章 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 /183
- 第八章 成全你毁灭你，爱你所以伤害你 /209
- 第九章 等你等到胡椒变甜，甘草变苦 /231
- 第十章 留白处，你猜生活给的答案是什么 /255
- 第十一章 谢谢你给我一个等待 /277
- 第十二章 我知我爱你，这是世界的全部真理 /295

LOVE



第一章

C H A P T E R 1

伊人归来， 兵荒马乱

人群远离，世界静默，那本该是爱情原有的模样，只是，在某一时刻，他们都错了。从此，南辕北辙，越走越远。现在，一切会重新开始吗？

LOVE



01 临时起意的绑架事件

所谓英雄气概，也可能只是一时之勇。

那晚，江海阔原本只是逞一时之勇，后来发生的事他倒觉得大概自己的英雄气场太足，自己的小气朋友都沾染了几分，有了英雄气概。毕竟，书里写的兄弟情义豪情万丈，落到生活里，还是让人红着脸又红了眼。

纵横四海的兄弟情江海阔经历过，只是那时青春热血，又因为那段难以言说的情感纠葛，使之成了一坛尘封的老酒，轻易不敢打开。他以为，那件事之后，兄弟情义在他江海阔这里再难启齿，至于后面他遇到的朋友，不过是泛泛之交，吃肉喝酒没问题，至于其他，不谈为好，否则伤感情。同爱情一样，友情也是经不起考验的。这里面，当然包括程维和魏来。

但是，那一晚，江海阔改变了想法。

作家的好处就是可以虚拟人生，江海阔把热血江湖的兄弟情义移植到他的网络小说里，每一部小说，铮铮铁骨、火花四溅的兄弟情都超越了爱情，难怪被一票女读者骂为直男癌晚期，说他不会写女性角色。可那些女读者嘴上骂着，心里却很诚实地爱着那些男主，也爱屋及乌地爱着江海阔。当然，江海阔的读者群还是以男性居多。这一点，江海阔尤为骄傲。程维怼他说，这也是直男癌的表现之一。

长得像要漫过整个人生一样的小说“风起”系列终于到了收尾阶段，江海阔的内心很复杂。早就盼着这一天，把笔下的人物各自安置了去处，生的生，死的死，画上个句号，长长地舒口气。可以过些闲散的日子，去改装车俱乐部混上一个整天，夜里去酒吧喝得烂醉，白天连着白天，夜晚连着夜晚，有什么关系？没有每天一万字负累，想睡就睡，想喝就喝。那不是每次卡文时，他所

盼望的日子吗？越是临近结尾，越是百转千回，心空了一大块，落到键盘上的手指都沉重了许多。跟笔下的人物相处了那么久，他们都成了他的亲人，即将告别，那滋味，不是写字的人怎么能体会得到呢？

江海阔尽量把这种矫情收藏好，很珍惜地写最后的结尾。万万没想到临了还是卡文了，卡文硬着头皮也要写，那些人物集体做了大泽乡起义的陈胜吴广，个个黑着一张脸跟江海阔闹别扭，网上更新了两天，连读者都提了意见，问江海阔最近是不是胃肠功能不好，怎么写出来的文都是隔夜茶的气息。

江海阔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刀枪不入，不想还是坏了情绪。网络作家最艰难之处就在于无论写出写不出，后面都有一群读者拿着斧子棍子追着你更要文。不更，骂，更了，也要骂。反正老子不爽，看你的文就要骂。

而敲字、更文，仿佛就是江海阔的宿命一般。除了这个，他的生活还能在哪儿呢？

那天又是硬憋出来那一万字，心里的懊恼积聚成火，无处消解。约了程维和魏来出来吃烧烤。那是上大学时养成的习惯，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小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那时还有明朗，明朗的人，明朗的心境……

魏来很爽快地答应了。倒是程维嘟囔：“你那么个大腕儿，咱就不能找个清静的地方，在那路边跟农民工……”

江海阔知道程维不是歧视农民工，而是他那该死的洁癖在作怪。程维说他走出来的那个山西小镇，镇上有一家水泥厂，一天到晚，整个镇子都灰扑扑的。程维的洁癖是到这个城市里才养成的，物极必反，或者越是有过那样的曾经，越是想摆脱它。

江海阔不容分说：“别磨叽，你可以不吃，看着就行！”程维不再说话。江海阔又加了一句：“卡文了，我就想烟熏火燎地接接地气。”这句更难反驳。朋友的作用之一不就是对方心里不痛快的时候陪伴吗？

三人里，魏来最小，血气方刚，又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任性，说一不二也是常有的；江海阔是大哥范儿，也爱做主；程维倒是性格温和，是个中庸派。在程维的观念里，自己的习惯永远不可拿出来妨碍别人，他一向也是这样的人，这倒不是说他没主意，只是，他分得清楚，什么该争，什么不该争，底线在哪儿，他心里的算盘比那两位都精着呢！



谁都不会想到三人的小聚会会演变成那么大一场吴宇森的电影情节。

所谓烧烤城，不过是一条美食街上门面房外的一片小方桌小马扎。只要天气尚暖，每晚那里都是青烟缭绕，人声嘈杂，天上人间，大口喝酒，大口吃肉，仿佛这世间再无愁事一样。在一把烤串面前，贩夫走卒，富贵闲人，人人都平等了。

程维和魏来远远地停好车，信步走到三人常来的那家龙虾烤串馆时，发现那里聚了很多。

两人挤进去，眼前的情景让他们一下子傻了眼，什么情况啊这是？一个光着膀子手臂上纹得乌漆麻黑的男人拿着把刀架在江海阔的脖子上。

“你们，不是拍戏吧？老大……”魏来指着花手臂问得想当然，他还完全没意识到危险，甚至还环顾四周找摄像机。这年头作家上真人秀节目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拍你个头！”花手臂边上那几个红头涨脸的人冲魏来吼道。

“有话好说，咱有话好说！”程维跟江海阔交流了一下眼神，便明白那不是拍戏，更不是开玩笑。

江海阔的表情倒还好，并没有多慌张，可程维发现江海阔额头上的汗淌了下来，他断定这不是儿戏。他伸手试图阻拦那个拿刀架着江海阔脖子的花手臂。

“有事说事，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啊？你，怎么惹着几位爷了？”程维故意把话讲得很横的样子，但他是那种斯文的长相，唬不住人的。

“没事儿，我跟这几个哥们儿有点误会！”

“什么误会！我跟你们说，谁要报警，我就攥了他！你们准备钱吧，五百万，不多吧？海阔天空，海阔天空！这个价只少不多，是吧，大神？”花手臂身边一个五短身材、竖着POLO衫领子的男人冲着魏来和程维带点炫耀地嚷道，一副穷汉子拣了狗头金似的欣喜若狂。

“不就是钱吗？算什么啊！我跟你们说，你们别乱来！碰我阔哥一根汗毛……”魏来伸出手试图阻止什么。

江海阔狠狠地瞪了魏来一眼，程维也悄悄地拉了一下魏来。这孩子不知深浅，真让这伙亡命徒知道了魏来的身世背景，那还了得？

魏来也反应过来，不再吭声。

花手臂试图拉着江海阔往人群外走，那几个兄弟跟在后面。

魏来急了，众目睽睽之下老大被绑走了，他魏公子的颜面何存啊。他拿起手机想打电话，可又怕这些人走了，正在两难之际，“等等！”程维喊了一声，几个小混混一回头的工夫，程维拉了只煤气罐拦在了江海阔和花手臂前面。

“你干什么？”POLO衫蹿过来拉住程维。

程维手里的打火机“啪”的点着了。火苗跳了两下，稳定下来，POLO衫竟然天真地吹了一口，火苗又跳了两下，再次顽强地稳定了下来。

程维把打火机伸向煤气罐口，另一只手按在阀门上。

“不怕死是吧？那就一起啊！”程维一向都是“斯文”后面接着“败类”的角色，但当他的阴郁化成凌厉的目光抛过来，不由得使人心里一哆嗦。

看热闹的人群“嗡”的一声，四散到很远的地方，但他们又不甘心离去，远远地看着。很多时候，看热闹的心都是不怕死的。

夜如同一张大幕，夜幕下的每个人都成了舞台上的演员。

昏黄的灯光下，程维的脸色铁青，太阳穴处青筋依稀可见。

花手臂劫着江海阔往后退，POLO衫和那两个兄弟也往后退。程维扯着煤气罐咣咣咣地往前冲了两步。两伙人几乎面对面了。

“程维……你……”程维的举动连江海阔都被吓到了。

“都别动，再动我就点了。”程维手里的打火机重新打了一下，火苗再次跳了出来。周围的人倒吸一口凉气，魏来都后退了两步。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是穷人，死了跟活着就差口气，你们都是有本事的人，这位爷，网络大神，挣钱无数，何必为这点钱搭上命呢？”POLO衫话是这样说，脚却不自觉地往后退。

程维的嘴角扯出一丝笑，他指了指POLO衫后面那些烤鱼的小气罐：

“我就不信你还真是想要钱不要命了？我这只打火机扔过去，它们的威力你想试试吗？”

POLO衫的脸色瞬间变了。

花手臂的刀尖挑了挑，江海阔“哎哟”了一声，他的手肘往后一怼，花手臂手里的刀落到地上，POLO衫和那两个兄弟冲上来，程维手里那只煤气罐咣咣一声落到地上，滚了出去，周围一片尖叫。魏来冲了过来，照着POLO衫就是一脚。

花手臂眼看大事不妙，喊着大家跑。还往哪儿跑啊，警察赶到了。



也不过是几个醉酒的混混。

一场虚惊。但江海阔、程维、魏来三个人滚了一身厨余垃圾。

别人还都没什么，程维简直比死还难受。一张脸垮得老长，江海阔拍了拍他的肩膀，眨了眨眼很满意地说：“命都能豁出来，这点脏，忍忍吧！程维，你行啊你！”说着，从他的衬衫上拔掉一块红色的东西，应该是麻小的壳吧！

程维差点疯了，晚饭都没吃，就开始吐。江海阔转头去找自己的西装，老板很知趣地把江海阔的西装递了过来。他让程维脱下衬衫穿上西装，程维求之不得。程维光着上身穿着空壳西装，想赶紧奔车回家洗澡，但警察可不想让闹事者这么快就回家睡觉。

无奈之下，程维只好哭丧着脸跟着。魏来冲江海阔挤眉弄眼地笑，也时不时皱皱眉，用手扇扇鼻子。那味道，真是这辈子都不想吃什么大排档了。

到了派出所，程维和魏来才知道江海阔是怎么成了那几个人的目标的。这四个劫持江海阔的人竟然是江海阔的读者！魏来撇着嘴给阔爷竖大拇指：“牛，真是牛！您老人家的书粉都是什么人啊！”

江海阔这才靠在派出所的椅子上细说端详。

江海阔等程维和魏来时，旁边桌那四个人一边撸串一边争论海阔天空的书里谁最牛。讲着讲着，其中一个人说这几天阔爷肯定是性生活不和谐，写出来的文都是发霉的味道。

换成以往，江海阔顶多发条微博调侃一下，不会较真。这次正好撞枪口上了，本来就卡文卡得心里不痛快，出来散心竟然听到一帮杀马特造型的人这样讨论。他一把扯开小马扎，走过去拍了拍说他性生活不和谐的那个POLO衫。

“据我所知，你们那位大神一直都没性生活！他写出来的发霉的文，你们还不是读得很爽？”

“你谁啊？你知道个屁！”POLO衫出言不逊。

江海阔瞟了一眼他们小方桌边的两箱啤酒里的瓶子空了大半，心里思量了一下，一群酒鬼，跟他们扯啥？那时如果转身回去，也还不至于闹到后面那种地步。

“就是，充什么大瓣蒜，你知道海阔天空是谁啊就在这嘚吧嘚的？”POLO衫那个劲儿，江海阔很看不惯。

“我不知道，难不成你们知道！”江海阔晒笑道。

“知道他的人多了去了，连他床上的事都知道，你以为你是狗仔队啊？”说话的那位说话也没耽误吃，撸了一串脆骨，嚼得咯嘣咯嘣响。

一桌人笑得很夸张。

“这世界上知道他床上事的人，我要不知道，就没第二个知道的！”江海阔倒较上了真。

几个人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小瘦子拨弄着手机，突然指着网页惊讶地问江海阔：“你就是海阔天空本人？”

另外三个人轮着看了手机，目光再转向江海阔时，眼里都放着光。

“哎呀，咱们还真有眼无珠，真是大神本尊！”几个人点头哈腰，恨不能给大神跪一个，连忙搬桌子摆凳子邀请他坐下喝两杯。

事情到此，也不过是个读者见面会。接下来顶多也就是给签个名，了不起合个影。这种事，江海阔也没少做过。这年头作家也成了明星，讲真，某种程度上，江海阔挺享受这种感觉的。

江海阔坐回到自己的小方桌前，心里想着自己真成了柳永和白居易，酒楼歌肆，有井水处就有人读他的文章。江海阔的虚荣心小小地得到了满足，卡文的烦恼烟一样被吹散了。

正陶醉之际，几个小混混冲到眼前，江海阔还没来得及说自己不拍照，一把刀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拿刀的是个花手臂，手臂上画着的好像是敦煌洞窟里的造像。

“别出声，兄弟几个就是想找几个钱花花！起来跟我们走！”

江海阔的心一沉，慢慢站起来。“你们真的是我的书粉吗？有这样对待……”

“少废话！”

江海阔人一趔趄，一脚踢翻了原本就不是很稳固的小方桌，方桌上的碗和杯子摔到水泥地面发出很大的声响。

服务员赶紧跑过来，一看到江海阔脖子上架的刀，杀猪一样地叫了起来。

几个小混混原以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海阔天空绑走的，没想到事情闹大了。

他们更没想到的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看上去那么斯文干净的男人，竟然拉来一只油乎乎的煤气罐就要点。那架势简直不想活了。什么情况啊，现在作家还都混黑道了吗？不像啊！



到了派出所，花手臂还斜了程维一眼：“真是虎到家了，不要命啦！”

程维平时那半死不活的样子又摆了出来，看都不看他们，只对警察说：“一定要告得他们坐牢！”

胖墩墩的警察横了程维一眼：“胆够大的啊你，那是什么地儿，人那么多，你点着那煤气罐，你想过有什么后果吗？”

“警察叔叔，你真别冤枉我哥，那罐是空的。他把罐扔下我跑过去拎了一下！”魏来赶紧解释。

烧烤店老板也赶紧作证：“警察同志，没错，那罐是空的。他们常来我家，知道那边摆的罐是空的，这不就是想吓吓他们嘛！他这算……见义勇为，是吧，见义勇为！”

“问你了吗？”警察驳了烧烤店老板一句。

江海阔笑了，警察同志床上那点事也不和谐吧，心情也不大好啊。不过此时江海阔倒心情大好。他原没指望程维和魏来会救自己。

花手臂把刀架在他脖子上的那一瞬间，其实他是绝望的。他想，如果明朗活着，应该会出手相救，程维和魏来，他真没什么把握。想到秦明朗，他冷笑了一下，自己的脸皮是有多厚，一再把生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自己倒是做了什么呢？这样一想，心里突然放松下来：也许就是报应来了吧？万万没想到后面的结局竟然是谨小慎微的程维救了自己。

从派出所出来，江海阔给了程维一拳，他说：“你小子行，关键时刻不掉链子！按说，你是拔跟汗毛都要计算半天的人，万一救我弄伤自己，我的遗嘱里可没有你！”

程维还在皱着眉头闻自己身上的味道，他说：“我把煤气罐一拉过来就后悔了，没看我腿抖得跟大妈跳广场舞似的吗？我也想啊，这家伙哪值得我豁出命来救啊！”

魏来白了程维一眼：“你们能不能别这样晒恩爱？都舍命相救了，还假装云淡风轻的样子，一点都不真诚。我就是后悔啊，这要是搞个直播——”

“要不，我跟阔爷给你演一回，我的形象就按好莱坞英雄片那么弄！”程维比江海阔瘦，光着上身穿着西装，看着有那么一点滑稽可笑。

“下回拿个有煤气的煤气罐行不行？那几个混混的质量也不行啊！就一空煤气罐就吓得屁滚尿流的，咋也得弄几个威尔·史密斯那样的，打起来才带劲！”

江海阔算是死里逃生，心情不错，跟俩哥们儿闲侃得起劲。

“我说哥，咱还是低调点吧！把你绑去不要紧，断了更，可是大事！”江海阔被人拿刀威胁，魏来脑子里还真闪过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的念头，自己还被自己感动了一把，这世界上，除父母之外，能让他出钱相救的，还真就是面前这俩哥们儿了。

还好，没到那种地步。

“走，咱去我家会所，蒸个桑拿，再喝点，去去晦气！”魏来也开始嫌弃自己身上那股子味了。

“得，我还是回家吧，这味儿，估计半个月都去不掉！”

程维那么心细如发的人，他不会一时冲动为谁豁上性命，只是，那人是江海阔，是如手足的兄弟，而且，他和魏来赶到时，已有人报了警，自己拖延点时间事情也许就会有转机。果然如此。

一番折腾后，程维自然没有再吃饭喝酒的兴致，他只想一个人待着。这也是他不喜欢朋友多的原因之一——朋友有时也是负累。

“别呀，咱好不容易凑一起……不过，阔爷，人没说错啊，你的性生活……”魏来调侃道。没等魏来说完江海阔便作势要打他。

魏来一手揽着一个，说：“你们从前的江湖义气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程哥，你那一下子，我想起N多部电影！”

“不要疯狂地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程维也在自己的心里给自己点了个大大的赞，幸亏没掉链子，不然以后这朋友还怎么做，幸好，幸好！

江海阔扭头看了下程维，嘴角扯出一点笑意。

人生到最后能剩什么呢？身边的妞像流水一样，她走了你来了。到最后，待在自己身边，看到自己白发苍苍，聊天吹牛皮的，也就是哥们儿吧！

终究是不甘心，江海阔心里闪过一个人的影子，抬头望了望没有星星的天空，想起曾经风驰电掣的青春岁月，一声叹息。



02 寻找爸爸的神奇之旅开始啦

飞机准点到达时正是午后两点。

秋日的北京天高云阔，空气弥漫着温暖甜腻的奶油味道。当然，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想家的缘故。

阔别七年，终于还是回来了。梅尔仰着头闭上眼睛做了个深呼吸，身旁的顶顶有样学样，也闭着眼做了个深呼吸。

梅尔看到，摸了摸儿子的头，乐了。

顶顶大声说：“妈妈，雾霾原来是甜的！”

“天这么蓝，雾霾回家了！”傻孩子，雾霾怎么会是甜的，梅尔又笑了。她意识到自己自从飞机落地就一直在笑时，又咧开嘴笑了一下，终于还是回来了！

“雾霾的家在哪儿啊？”顶顶仰着头问梅尔。

顶顶开启了十万个为什么模式。

梅尔身穿 Burberry 秋冬季最新款酒红色风衣内搭白色衬衫、破洞牛仔裤和 Gucci 一箭穿心小白鞋，五岁的顶顶梳着偏分，穿着卡其色小风衣，脚踩小马靴，很绅士。母子俩戴着同款的墨镜，大手拉小手，步调一致，酷劲十足，很拉风地往机场外走去。

来往的旅客目光都忍不住往母子俩身上落，好看的人总是格外惹人注目。这点梅尔再清楚不过。

“妈妈，他们是不是都觉得我长得特别帅？”

“切，谁看你小屁孩？他们是被老妈的美色迷住了！”

“妈妈，你是因为自恋才嫁不掉的吗？”顶顶小大人似的无奈地摇了摇头，

很老成地给了老妈一刀。

“梅顶顶小朋友，能不能好好聊天了！”梅尔喜欢和儿子用这种方式互黑。

“这儿真的有我爸爸吗？”顶顶眼里充满着疑惑。

“当然有。”梅尔答得很笃定，一手拉着行李箱，一手牵着儿子的手，像走在T台上一样大步通过感应门。

“如果他藏起来，我们找不到怎么办？”顶顶又开启了问题模式。

“那我们——就找个人换了他啊！”梅尔笑了，长长的卷发散到腰间，回头率很高。

“那咱们为什么不在美国换？David不好吗？他还带我吃汉堡……”这话问得梅尔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一只汉堡就能收买你啊？快点走吧，这可是老妈出生的地方！”回到故乡的梅尔有些兴奋，也有些不安和忐忑，当然，她把后者掩饰得很好。

“可是，为什么没有人接咱们啊？”顶顶噘着嘴，有些不高兴。

“咱们回自己的家，干吗要人接啊？生气的样子可不帅，来，给美女笑一个！”梅尔腾出一只手掏出手机，对准自己和儿子，她先冲着儿子咧开嘴笑，“为了庆祝咱俩回来，必须自拍一个！”顶顶很配合也很酷地笑了一下，手机镜头里，母子俩都笑得阳光灿烂。

梅尔收起手机，顶顶颇为无奈地叹了口气低声嘟囔：“女人真是麻烦！爱炫耀是种病，得治！”

“切！”梅尔摸了摸儿子的小脑袋瓜，看到不远处手捧鲜花接机的男人和被接到的欢呼雀跃的女人，心里还是长出了几分寂寞。

没容那寂寞疯长，梅尔就看到了程维。七年之中，他们在纽约见过一次，两个人坐在西餐厅里，匆匆吃了顿饭，匆匆告别。回来之前，梅尔给他发了通消息，他说：“我会去接你的！”

果然没食言。他冲梅尔招手，梅尔看到他空空如也的手，笑了，这才是程维，他一分钱都能掰成两半花，鲜花自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即使这样，梅尔的心也很暖，她冲他使劲地挥了挥手，继而心酸，如果换成某个人，自己会快乐得原地爆炸吧？

顶顶兴奋地龇着豁牙子问：“爸爸？”

梅尔撇着嘴轻轻地摇头：“不，他不是你爸爸。”



“那谁是我爸爸？”顶顶噘着嘴很委屈的样子。

“你会知道的！不许那个样子！”梅尔迅速地调整了一下表情，露出笑脸，美美地冲程维扬起手，“Hi！”

“哼，一定又是那些想做你男朋友的家伙。我得替我爸爸看着你点！”顶顶充满敌意地看着远处的程维。

03 一个炸碎好心情的消息

世界骤然之间一片雪白，光亮之下秦明朗那张清秀的脸并无太大的变化，他的细眉弯眼甚至笑了一下，猛打了一下方向盘，整辆车以百兆带宽的速度冲了出去……

短暂的断片之后，江海阔看到的是冲天的火光！那火光是白色的，刺眼的白色，世界一片光亮，人却像坠入无意识的深渊一般，江海阔这一生都忘不了。

秦明朗的手死死地握着方向盘，他冲副驾驶位子上的江海阔喊了一声：“快跑……”那声音像是蘸水之后的湿毛巾，被巨大的背景里的响声吞没掉了……

那之后好长时间，一个人的时候，江海阔的耳朵里回响的就是秦明朗的这个声音，喑哑的、潮湿的、遥远的“快跑”两个字……

世界一片光亮，人眼像要被那白色的光刺瞎一样。江海阔想喊，却一句一字都发不出来，想跑，却像是被钉在了那里，一步都挪动不了。

江海阔大汗淋漓地醒了过来。他躺在书房边小客厅的沙发上。卧室里的那张床是摆设，他从来都不睡在那里。

这个梦他整整做了七年。七年都没逃出来。

望着天花板，拥着软软的被子，江海阔的心情糟到了极点。这是他的家，这是他的生活，可这七年中，他一直在地狱中煎熬，他不配拥有这样的生活，他不配拥有快乐幸福的人生。

这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的小别墅是四年前江海阔卖掉《风骤起》的游戏版权和影视版权买下来的。远郊，安静。六百平的居住面积外带四百平的院落里，只住着他一个人。江海阔给这小别墅起了个名字叫“风起斋”。人在旋风中心，心不会安宁。